

T5236.05/4462

13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書五

省下

上張僕射書一首

荅韓侍郎書一首

上河陽李尚書書一首

上鹽鐵裴侍郎書一首

與常員外書一首

上禮部裴侍郎書一首

復崔尚書書一首

節度上附刺史

與路鄜州書一首



與江州鄭使君書一首

寄徐泗張大夫書一首

答盧大夫書一首

上張僕射書

建封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日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
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一作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
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具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
大相過者以其好臣其所蜀本有教而不好臣其所蜀本
受字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
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能集無愛其君者亦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
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集作此言進愈蒙幸於執
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

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
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
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
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
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
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也集無也字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此
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息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已集本疊知已二字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
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荅韓侍郎書

李翱

還示集有云字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
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
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
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
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
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巧有惠集作辯慧
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
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

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徃徃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既擢於時栖栖惶惶奔走耻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死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駕集作薦賢俊如朝飢求殮集作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上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

顛朝雖飢不及求殮

集作殮

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

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集作榮字樂而得

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

集作以

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

代有聖人有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

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

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

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

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

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

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

重陸濟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集作道之

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濟之賢彰然矣
其官之知既甚矣其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
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濟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
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
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
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
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
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
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
則其墜者離婁也十八字集作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
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為再三讀
之以代擊解而歌焉翺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
指為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
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
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有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
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
屈指延頸佇觀德政况聖主拔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
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命誅雜虜集作今親
誅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
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

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
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為之復
使儒生舒展曾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
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
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
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前人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
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池州
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番後以來凡有冤人無處

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
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番後以
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
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
盡恐逃亡今譬於一本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

一作如

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

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
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投集作役使即須破散奔走

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
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
為不法况諸監院多集作皆是以貨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

路况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
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
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
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
奸賊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
大殘為侍郎之陰德以牧愚民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
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有集作事自能申
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
鑒微集作愚 秉不賜罪責牧豎拜

與常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

二字集作雖

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

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

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

分不出

集有其字

吟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

子二十二

集作六

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

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

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

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

集有事字

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

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

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

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上禮部裴侍郎書

前人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為難乎贊功論
美近乎諛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
引近乎不敬鈎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諧儷相比又畏
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集作俗夫臨
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
則固當背惶措株一作暇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
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
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蛇少時
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柀茜種之為穀粟賈

於市釣於江亦以二字集作棄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

懷筆啓一作譽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引而尋之亂而成

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

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

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集作趣四海無強大之親

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為往來程歲湏三月侍親左右又留

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

王侯聽尊媒妁聲深况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

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

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集作丁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

正時文一作聞以平律校群士懷才集作道負藝者踴躍至公

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
材不良命甚竒時來而功不成事脩而名不副將三十年
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
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忘僂
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復崔尚書書

前人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
已集作也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
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
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爲
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集作始

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
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
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
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
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
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
集作常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集作則欲立殊
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
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誼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
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
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

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
險直歟儕伍擠毀歟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
卒吏猶有陷人於急四字集作隱忍况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
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
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蛻一旦為病狂妄人而
行之俄而自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
嬖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
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
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身殺戮非之禍得其
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
之則身死集作辱已又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

豈曾論議險直乎此伏以冠衣不完集作高潔趨拜未識集無此字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
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
後計蛻再拜

節度上

刺史附

與路邠州書

沈亞之

月日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
別於所知親友集有門字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
亞之對曰適邠將假貸於諸侯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邠有
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
欣欣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克克焉捶馬走

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
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
不及宣集作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
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
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華集作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
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
輩僥倖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走來閣下
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
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
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遺集無此字賢愚顛倒而又以
書不書而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之門者皆

相爭齋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
官之書禮我也何有媿於閣下不唯不媿而已亦有憤激
於中集作秉而終怨怒者誠集作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
之之愚獨為閣下惜伏惟集作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
愚明白閣下能如此則知言者四字集作則四方之士聞之皆曰集作
謂閣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
之嚴敢言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
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兢無任亞之再拜

與一作上江州鄭使君書
前人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於九江郡守鄭閣下詰
之既深安集作馬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謹之於章遂用悉陳

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關戎虜遁避還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常理也然喬死於諛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效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爲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爲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車皆從便道爲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調輦轂之下執笏常謂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爲習知叛臣之情口就窘請得徃道集作尊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爲副

又以爲古者單車爲使有功則爲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集作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爲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徃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馬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縶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具魏之門守長皆爲難日具不得食因中病於南集無此字廣武之門歷

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爲猶急
忘體冒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
哉昔者鄴生憑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刼而烹之在前代且
耳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
而使臣奉命詔銜解羈裂網之恩啓萬死重生之路起曝
鰓就鼎之命集作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
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鬪之間耶必多
武臣之言以爲信何者重已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
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原城城危且急尚
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
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

而不附乳母蠕蠕之常恩而投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
毅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被堅甲
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軀矣有如
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倫乎此解析之言誠
不當爲閣下說說亦不能降聽以委達集無達字書之丁寧者
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悟耳梗概之錄
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材畧橫世氣爲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
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
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

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疎鈍切懷風槩如是星
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夏蕭條世多械束未一作莫由造
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佞懷緘浩思
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
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
議及劔術云嘗以青萍賦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劔銘相
示載鑒裁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劔覩劔以奇文繇
是憑之為聰明依之為肺腸一作腹恣陳無穢妄有紀述撫
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一作羨茂得為通誠導意之
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曜之
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况乎屬

一詞也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叙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

為一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

之分末則存一作見策勲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

侯蕩蕃虜拔烽燧於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黃河九曲為大

國池沼然後拜閭闔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勲盟府豈獨擁

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

如智慮短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為寶車騎刻

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蹙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

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日輒以菴溪劔

志為名屬事相交關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

塵忝臨風震悚閣下或為休庇若將獻酌張布綿績鋪映

麻臬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目詳憶耳
不宣載再拜

谷廬大夫書

前人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于觀
察使大夫盧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海皆
其德不昧其迹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靜之分明也
載顧散細之材無榱桷之用違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
南住有一畝之宅有友生五人切切惻惻更迭鼓琴意者
疑立誠絜矩師避地避言之義豈曰嘉隱以干聞達是月
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
開讀光曜林壑蘊蓄慚懼若無憑依伏惟大夫天子碩臣

包爾冠申文武皇皇作藩於唐以河海之廣涵游沫之物
曲存惠好俯慰顛顛則士君子相顧而言曰以方伯高明
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况四方
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於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接鯨
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
也政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叙事黎人熙熙各
遂生性爰及巖谷亦云逍遙是知凡在府廕孰不幸甚載
誠宜被荷服躡芒屨拜跪於旌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
內藏之病高風搖落寢欲增劇未申悃款良用震恐候羸
形支持堪自興運端神肅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
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書六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一首

上集作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一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一首 上賈滑州書一首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一首

與池州李使君書一首 與宣州崔大夫書一首

與浙西盧郎中集作大夫書一首

幕職上

與顧記室書一首 上雍州高長史書一首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拜集無再字奉書

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集作進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

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

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

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

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以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

多感感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

唐諱一有出人才特立集有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

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閣集作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忘

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過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

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

求之也集無也字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集無請自隗始愈今

者唯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是集無是字不過費閣下一朝

之宴集作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

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

足以與集作與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

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焉集無馬字愈恐懼再拜

上集作與

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前人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人今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閣下仁義風天下任帝室宏竒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集作導之

事使四方無聲色之娛

集作則無四方聲色之娛

金帛之富車服之制

以從之

一無此三字

則亦稱顯位雍容暇豫而

一作於

又何求則

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抱驚世之偉材發言挺志夙絕集作後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賢

與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凜瑩冰玉隱隱潛姦滅心鑠謀

然今尚幽塞未光發

集作彌非

縮銛利靜

集作靖

居河洛惟高公

之清風驅馬千里文以為贊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

集作以

遇采

集作未

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今

之譽言

九字集作聽不令之言

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

垂纖餌溟泉冀吞舟之魚則踈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其裁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前人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集作能專制於其境內者唯閣下心事皤皤與俗輩不同籍

固以藏之集作於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

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

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

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

已集作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

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

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

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

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集有棄字於俗

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

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

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

爾其心則能別集作固能計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

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蜀本有心中二字平生所知見閣下能

信尚置蜀本作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集作焉古詩使其心不以

憂衣食亂集有也字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集作吹竹彈絲敲金擊石

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

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

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日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

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

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集無之字度之籍

之字

慙覲再拜

上賈滑州書

前人

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藝

蜀本作術

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

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

集作首

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

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

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

不敢矣於古人愚故

集作固

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

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

蜀本作華

發英作唐德元

集作臣

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竦慕又焉得不

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閣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

稽首軒措遂拜書家僕

集作童

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

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

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

集作退

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

前人

月日客有昌黎韓愈者謹再拜上書閣下布衣之士身居

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

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

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

文粹

作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瓜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

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

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

乎泂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
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一作是者亦蓋

有其說云集作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

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

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

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

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

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

亦集作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

得集作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

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集有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

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集作是道愈見天下之

竹帛不足蜀本有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蜀本

字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固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

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

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晉於意也

嘗集作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

此都徘徊而不能速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

之下集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

以左右無先為容也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

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集有意

閣下其母以為往而以禮進退之幸甚集本疊韓集無愈

閣下其母以為往而以禮進退之幸甚集本疊韓集無愈

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社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濶畧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索索集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集作資僕僕之

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

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谷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
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
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
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
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
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
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
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
爲注疏集作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
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安
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

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一作滑之矣此

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

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集作空有

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

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踪筭於忽微然後能爲

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

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既

叅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

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

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

之也

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大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陰一作防是脫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與宣州崔大夫書

前人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

之杳天沈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索索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權得失去就分寸銖黍一作兩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索索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詞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未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牧雖不肖

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食之復
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
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
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
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
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
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鏑之益固使天下之人
異日奉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
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
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

未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
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惰中為之不已矣集
又於其事一有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
惶懼某再拜

與浙西盧郎中

集作書
大夫

前人

牧頓首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
得官凡半載既非生知復集作亦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

動作一無所擾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道

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嚮此時郎中一顧一本有憐之手

携指畫一一誘教叮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牧無

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

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
肺腑集作肝問牧侍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
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
級遠于尊重欲望收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
階級矣爰集作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
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
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一十四首編為
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為獻
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
懼之至牧再拜

幕職上

此非
御幕

與顧記室書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
慄其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
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
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褰頭虜袍通踝胡靴
至膝直來即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
吏責列不谷而走反為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
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為臺郎
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冤枉
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勝歷然不
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

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
忝即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
阮佃夫之子可不得即官耶紀文卿公向璉皆為列棘豈
冗雜曹即乎三者樞入身梁朝鮮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
聖時為故敬常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
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
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
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
濫吾昔在承華是第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儻非意餘生
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
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

父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

一作戎機

多務所以不敢祈

弟與吾遊眷烝

一作丞

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

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
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
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冊所舉之
謬吾得方辭武騎未附梁賓雖魏疑作愧家丞庶呈秋實緣
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揀慨徐陵白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

一作

長史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
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跂

一作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摘
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
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享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
期權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貞嘉遁之名一作閭闔洞開
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僮僕之與隣趨
走之爲使婆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
可見矣抑貧賤寔難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
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
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
任此拙難一作艱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入見識誠不幾乎

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
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
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噐
之因門下一年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款誠
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或作客至不孤不孤或作彈劔
之石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
慇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
鼎庭列歌鍾吐壘壘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
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
理蕭公畫策不深一作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
數粵若啓一作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書七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與京西幕府書一首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一首 獄中上隋高祖書一首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一首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
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
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
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前疑作旋電轉拾青
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
戟羅門北闕擡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
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
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
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
妙造無端威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
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

獻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
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
廉耻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
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
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冠蓋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
子攘袂而耻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
周有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
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
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
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鞀偶雷門而自失
而欲刺鵠飾鳧唐突扃餘疑者和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

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
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一作不然則秋
風明月西江雷獨徃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
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闡閩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
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
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唳望鴻漸而翻霞丹穴
高鳴對鸕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
方正拾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既叅來暮之歌邦國不空
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適文
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淡莫尋振滄渤
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辯群

籟於莊軒懸匏自記

一作託

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

榻晨披心

疑

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

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蒲於鄉黨
聲不出於堂闕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食花
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
澹泊心竊慕之稽叔夜之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
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一作
容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
卮於北牖誅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雲英臨江湖
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停逸頰虛不次之階鶴板
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

榮亭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蕢方勤爲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畧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美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旱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况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

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鑿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權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見文集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

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李嶠

月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致書於崔錄事司馬錄事一作公事執事嶠聞彩異彰施不足以遇離婁之日聲殊操暢未可以接延陵之耳况乎玄黃莫主官徵舛節將何以

移於好事藉賞知音者乎伏惟公等思侔天假道合神契清襟與秋水俱映縹藻共春葩競發風雲感其聲律牆仞深其閫奧羽陵紉簡遙開博綜之門洞庭金石近入鏗鏘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思匠之真筌畢文心之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方冶遺業獨事斯文而衣冠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四時風月斗酒娛樂嚶鳴感召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謠木落淮南乍動潘生之思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惠揣摩虛寡鑒淄水而慙容遵壽陵而慙步但以螢燭光耀尚增輝於暘谷畎澮微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緣斯義上呈如別大夫攄思空擬於登高小子裁章顧羞於調下某尋

拜

與夏縣崔少府書

前人

安成足下伏聞高義之日久矣緬惟徽範虔想德音山川
 濶契風月勞心何嘗不煎九迴苦百慮向清風而披襟仰
 高門而企躅然執事者庸詎知哉蓋理或互符雖違必契
 物有彙感雖遠必臻龍虎鬱風雲魚龍一作鳥歸林壑同聲
 相應孔父精微之書同翼共飛馬生通博之史僕竊不遜
 仰希古人以為天下襟期一作帶非四海兄弟歎平生於千載
 感氣義一作意氣於一言道或垂膠漆不能同其異志苟合楚
 越無以異其同萬里比隣寧須群聚而會百年叶契何必
 偃伏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蔣生為臭味延陵北遊款國

僑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而親芬若椒蘭婉同琴瑟
 何哉誠相期之有素也若下官者落拓無繫支離少合向
 嘗効一藝於友朋關一作開一竒於卿相形淪散冗名棄草
 澤通人未曾接賞談士不以挂言行為請累動成嗤鄙然
 敢獻區區之心者徒以螢燭之光不逮日月而稟照之理
 同涓滴之水無覬江河而體潤之原一也故輒布之於左
 右以為魏蜀兩俊可復生於今吳鄭兩賢不獨美於古此
 褊心所度足下豈有意耶且僕智不効於一官謀不周於
 千慮德慙季路訴甚伯察畏此簡書就茲文墨首路之日
 馳情下風不為鸞雀聯翩鴻鵠已遠形番神往室邇人遐
 孤此宿心延佇何極然喜遇賢季得抒幽襟直置心許居

卷之三十一 東宗

然目擊竊以通家自任更將視與為歡聊下拂塵之榻便
登勒銘之座芝蘭在室久久逾芳花萼連枝辭辭交映徒
觀其室居閑曠庭草蕪沒高窓納景密樹栖煙筵有丘中
之琴案多濠上之帙懷情落落無事草玄虛館陰陰自然
純白此傲吏之遺賞高人之遠致也加復披玩華藻終朝
忘倦珠明玉潤雲蔚霞舒符彩相燭稀聲間起彫逾繪素
采奪華蟲之飾韻動旋宮響入飛龍之奏三月忘味疇足
為多一朝投筆於是乎在想望光景若覩清顏下官才不
逮八學非通敏徒以聞長者之餘論忝好事之末流有時
感激斐然率課但短綆之才嗟於不及挈瓶之智患在屢
空頃者關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事畧有短篇未足追

踵詞人亦以言其所志竊不自外思簡知音所冀南郢之
聲時參委巷東里之潤或被庸章則駑駘獲薦於九方腹
背可儔於六翮矣仍恐豚肩禱薄未足享盈車之報牯餌
非香不能致吞舟之獲耳僕事已清白尋就西轅仰承背
夏涉秋方期戾止契濶不一作未會我勞如何勉敬風猷時
敦景行李某諮一作白

此篇六百八十七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傅緯

夫人君

陳書作君人

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

南史作黠黎

省嗜慾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

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

宦豎弄權見陳書作惡忠直若仇讐視黎民南史作百姓如草

芥宮女陳書作後宮曳綺繡廐馬食菽粟百姓離散南史作兆庶流離

轉陳書作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南史作人怨衆叛

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後主怒賜死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見隋書本傳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

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重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

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

赴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

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穢摧劉寬於梁郡破檀

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

州賊席毗尉迥將也英華作魏虎非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

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

翼先在幽州搃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旌頭內外安撫得

免罪戾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

蜀道臣兄覲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

諒謙竊擬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賤朝廷恭行天

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

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

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

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嶠

月日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側聞幽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繹噬膚之象是以金祗獻序肅帝典於秋霜瑞節宣風播皇華於春澤鸚鳩司讞黃涉疑作涉侯清問之仁神獬推姦素簡飛惠文之筆賓舜門而佇穆指軒郊而靜害分聽之寄其在茲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昂臣疏宗登雅譽於群鳧照禎黻於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壘之英詞紫蓋南浮燮金陵之間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於中陽疊雙都於上國遺編默覽粹識表於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鄰於聖道仙

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鉗鬼谷禪縱橫之術文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泱泱大風汎游歌而成韻巖巖崇岫應宓琴而度曲誠招異感春狎仁童德禪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鷺八駿駢驅議馬良規茲承不寃之裔誅徭俊槩是寄埋輪之風廼者繡衣貳日錦傳詢風下璿樞而稟渙劑玉關而致職宰鮮東夏舊辯淄澠道鼠西源近分涇渭鍋池十朱疑端衡制其輕重清河二天直繩糾其枉紊故使晨鷄輟唱於酸吻夜鵲緘謠於苦哀宜棘剗束薪之苛食苗愜其荼之戮矣嶠西垂之賤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於劍書迹惟太簡居然弊於刀筆頃以享衢覩物窮途迷方自谷罕求聲之資挺險無擇

陰之暇是用沿流委逝遇抵而止乘日愒景沍陰斯期一作
庇而涸鱗不懸於枯肆更想江湖哀羽未摧於墜繳緬窺
雲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鞞然嗣微
良冶挹道聖衢至於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於千載
得奧旨於三復貞筠範秉楛羽以銘丹秀糴敷簡舉菁
華而杼素砥礪希割鉛之効巾緹庶沾王之資豈期事以
命迤跡隨冗擯沉泣與涇泥共滓悲歌將隴泉俱咽彩叨
靈鑒觸三獻而孤憤影昧天機懷九方而累悒顧以為探
幽詣極玄宰之貞分閱秘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儔
雲出於煨燼之末光華孕日生自泥沙之下是知賤有可
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寶清耳無遺明公銜綽帝廷影纓天

關片言之賞飛闕言

疑

於日者尺一之奏抗陳德於星階

伏冀晰鑒蘭前綴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繫疑

翳

景射鮒堙流沂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鐘之韻甘黎味

和擗之滋則樹李其緘反拋

疑

知執昔鯁濱掘地抗嘉言

於直指龍門蹈闕邀遠好於司隸兩賓不嫌於黷進二主
無忤於歡接並雕考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
今之視昔矣投翰魄沮授簡心馳不宣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書八

刑法部下

諫刑書二首

申宗人寃獄書一首

救李邕書一首

諫刑書二首 武后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臣本蜀之足夫官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昇在麟

臺之間集作閣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

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况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

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
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
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凡集作
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
者也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
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懃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
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
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
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
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
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

干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跡涉嫌疑詞相逮引莫不

窮捕考劾枝蔓集作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

焚或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

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

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

獲泰謂生再造臣愚集作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

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

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

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代罪弔人

之意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乂矣曩屬北胡侵塞西

戎寇邊兵革相圖集作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

蜀之西馳驚惶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
凶年流離飢殍集作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
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
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搆禍始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
不動豈非天下蒸庶戢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
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
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
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
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
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冀
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

又屈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
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
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理之然也臣不敢以
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
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惣元戎以百萬之師觀
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
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闕之
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
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
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

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及集下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

豈能無濫也冤人吁嗟感傷和氣悖亂群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二矣頃來亢陽愆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一有下人也儻早遂過春廢於時種

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疆霸之威哉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惑亂京師致令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

當此之時則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壹關三老上書
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欲不論天下以一作安耳臣每
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
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
不敢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
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
罪

二

前人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

昔者聖人務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
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
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
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
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
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竭節以効愚忠
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
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爲理者也故周有
天下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
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則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
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

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爲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順集作濟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然則爲民父母固當貴於

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

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

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一作構萬象宣威風雨

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爲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

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爲天地父母固將務德

以順養之登于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

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

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

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

罪明魏真宰有功一有又字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僚

慶悅皆賀集作荷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

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

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群刑死囚張

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

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

去年集無此字八月以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

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

竟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

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佳集作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嘉集作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宮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

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

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

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乎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誠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固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

申宗人寬獄書

武后

前人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必

集作死而字為國諫臣者必

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

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不

集作方

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

固臣真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爲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爲國討賊爲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爲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是

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爲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二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幽窮詔詰

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爲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冒昧集作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

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
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堯誅者不
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
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假使爲脯肉爲菹醢集作假使肝爲脯肉爲醢
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者集作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
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
已足讎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爲之照鑒集作降
照哉儻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噐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爲賊
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群惡之所
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群共集作群一作構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
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

既繼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以苛虐以明秦法秦國既霸
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逼七國驕侈集作奢將陵王室
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姦臣之說遂族滅晁氏
以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爲讎者所
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爲之痛傷耶
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
仁慈矜憐閔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
爲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大忠者
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
仁超於漢高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爲陛下深責哉
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

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
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
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
一螻蟻耳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任
集作使而不以赤誠取信今乃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
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汙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
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
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恐魂魄飛揚

救李邕書

見六百一十
八卷表門

孔璋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書九

諫諍上

諫陳後主書一首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一首

諫靈駕入京書一首 諫政理書一首

論時政書一首

諫陳後主書

書奏
日斬

章華

見陳書
本傳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泮

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刺史王琳不應
命世祖平之

高宗克復

南關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

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

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化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

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晚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

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

劉洎

諫靈駕入京書

中宗即位初年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

聞明主

舊唐書作王

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

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望

者必待非常之時有

一作非常

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

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

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

徒欲詭代誇俗厭生樂死者哉

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

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其心焉

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

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此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

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

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王化獲唐書保餘年太平之主將

復在於今一作日矣况上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

軍國大事遺詔决之唐書之際於斯唐書有盛矣臣伏見

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一作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

者失圖廟堂未聞一有鯁之謀一作朝廷多一有有順

從之議愚臣竊惑唐書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

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古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

東望唐書金屋抗音而下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

萬死乞見唐書一言願蒙聖覽其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

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

然猶北假胡苑一作苑之利一作利閉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

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一作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

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一作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

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一作千主運一作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

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一作秦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

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人一作人以荐飢自一作自新唐書河而西無一作無

莫非赤地猶隴已一作已集作北一作北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一作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一作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

一作世命天下幸甚可謂厚一作厚不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一作蓄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

從先意遂欲長驅人駕按節奏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

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

眾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唐書石驅以

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催飢一作苦

儻不堪其弊有一一作必有連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六

一作將何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審圖也况國無

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如水旱

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

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

邃一作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

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

要

鴻烈作千載之雄圖貞一作規然而舜死陟方塋蒼梧而不返

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

實欲將一作將欲示聖人之一無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

談帝王以為高一作懿範况我巍巍大聖轅帝登皇日月所

照一作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

堪園寢陛下豈一有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

崇麗秀冠群峯一作峯北一作南對嵩邛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

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

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

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嶠澗據關河之寶以聰一作聖明之主

養淳一作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

溷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唐書遂一作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

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一作闇昧以為

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譴諮集作謀太后

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

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

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

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然蓋欲

遺小存大去禍歸一作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

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一作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

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一作息臣又聞太原蓄鉅

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一作息臣又聞太原蓄鉅

萬之食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唐書作資斯為大矣今欲

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

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教倉一杯之

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唐書作料也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

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一作者失然而無

此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一作也願陛下念

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

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

輅干其非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

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

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一作皆文粹

諫政理書

武后垂拱初

前人

日月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百

集作拜

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

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

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于周隋之際馳騁數

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

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

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足信也至殷高

宗亦延問傳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

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
 聖化未天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風親逢大聖之詔布于
 天下問于賢上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
 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問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
 慮卓絕今古集作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
 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
 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
 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新唐書作靈乎黔首王政之
 貴莫大唐書作先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

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
 之所以作遂一作遂一作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故人
 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羨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
 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唐書作茂遂龜龍麟鳳在郊
 藪矣洎顛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唐書作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
 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
 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娛之樂
 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技淫巧以億萬計信

巫鬼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

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於是陰

陽大乖唐書作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唐書作發

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此集無和之

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

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唐書十餘年天人之道

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虐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

騰山豕豸崩人以唐書愁怨疾厲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

庸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唐書不先不後為瘡唐

作為瘡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身嗚呼豈不哀哉豈不

哀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

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以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

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楊

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

將後宮綵女數百千人遂泛龍舟游三江五湖之間當其

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耳其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

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慧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

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

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後未歸而中國

之難已起身死逆唐書手宗廟以隳唐書其故何哉逆

天人唐書作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

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治自非陛下合唐書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泯然遠思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日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太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唐書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番此盛德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

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燦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群聖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而為政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揚茂五穀豐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集

宇所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
策者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
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朝集作儻事便於今道不
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
今皇王政理之術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鑿輅駕蒼龍
載青旂佩蒼王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鳴儒碩老衣冠之倫
朝于青陽左介負斧袞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
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逆乃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
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

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致天
下之仁壽脩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與廉以除天
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癯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
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
雕琢伎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唐書詎作營惑
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
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
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繁粢盛宗祀大皇於明堂以
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
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
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

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
為陛下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
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恨
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
宇蕪穢唐書作皇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
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伏聞天子立太學可
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
揖讓樽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
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
於末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若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胥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其集
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陛
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論時政書

唐宗景

柳澤

頃者一有帝氏險誠

新唐書

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

淪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

心實將莫救賴神祇

舊唐書

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

心不休

論本作人

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

一作

於已危拯

新唐書

黎庶於將溺今麗眉鮎背歡欣踴躍望

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
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

也亂者有其理也

危者至理也十八字一作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伏惟陛

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

矣

一作詩曰罔

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

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

此字無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此字無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

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唐書作矣

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

不行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

新唐書暮戮而法不行矣十四字一作雖嚴刑縱陛下觀

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新唐書也非安

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新唐書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

之師也伏惟陛下精新唐書求俊哲新唐書朝夕納諫一作

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

厥躬雖木樸妄誤唐書作忌忤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

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

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

一作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謹於陛

下者遽賞之則忠謹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

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逸所

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

左右有位之士絕怨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

新唐書

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

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

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用一無以

為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

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

令人心諸本無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

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藝一作術或飛鷹奔大盤遊藪澤

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依

惟陛下誕降謀一作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

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

祿厚一作福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明語可

誠之矣一作信矣斯頃者常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

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

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大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

法終轉吉為凶變吉一作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

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諸本無之

字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之諸本無豈非中

之

宗一作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

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一作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

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唐二

書作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

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一作徇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

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襍素脩業者錫以

車唐書作紉服以懲者木其非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

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難一作知之非難行之惟難一作難又曰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

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訓誠一作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

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

則惟德是輔惟仁二唐書作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

下忽唐書作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

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一作皆唐文粹

